



区域文化视野下的

巴蜀文化研究

潘殊闲 著



QUYU WENHUA SHIYE XIA DE
BASHU WENHUA YANJIU



本书获得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重点项目
(川财社〔2012〕319号)资助

区域文化视野下的

巴蜀文化研究

潘殊闲 著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区域文化视野下的巴蜀文化研究/潘殊闲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8.8

ISBN 978-7-5531-1017-2

I. ①区… II. ①潘… III. ①巴蜀文化—文化研究
IV. ①K87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8395 号

区域文化视野下的巴蜀文化研究

潘殊闲 著

责任编辑	陈亚玲
封面设计	四川胜翔
出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28)64715762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10.5
字 数	28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1017-2
定 价	4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巴蜀地域

天府文化的源流、特质及其相关概念探析	(003)
巴、蜀文化的互动与交融	(021)
区域文化视野下的鱼凫文化研究	(033)
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与文化担当	
——漫议成都杜甫草堂与《杜甫研究学刊》	(049)
成都：杜甫笔下的“喧然名都会”	(060)
两河流域视野下的岷江上游文学与文化思考	(088)

巴蜀名人

扬雄与蜀文化	(101)
“铁面御史”赵抃的为官智慧及其当代启示	(122)
从家教到家风：“清廉东坡”的当代诠释	(135)



巴蜀文化对苏轼的影响	(148)
苏轼与大禹	(188)
杨慎易学思想探微	(204)
“三”与郭沫若的易学思想	(219)

巴蜀文献

历代《禹贡》著述所述“松潘”辑评	(237)
《宋史·谯定传》校证补	(247)

巴蜀杂谭

《都江堰档案遗珍》序言	(263)
《苏轼教育思想研究》序言	(268)
《四川文化名人法律思想研究》序言	(274)
《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以四川为例》序言	(278)
《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文学卷)序言	(281)
“杜甫文化接受与传播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八届 年会”闭幕辞	(285)
黄州的苏轼与苏轼的黄州 ——在黄冈纪念苏轼诞辰 980 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致辞	(288)
采访集萃	(295)
参考文献	(320)
后 记	(331)

巴蜀地域

区域文化视野下的巴蜀文化研究



天府文化的源流、特质及其相关概念探析

历史上的四川虽偏于西南一隅，但向有蜀道难与蜀道通、观念保守与思想开放、自古文宗出巴蜀与自古文人例到蜀的诸多奇妙的二元组合。何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原因当然是有很多的。其中，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都江堰灌区和天府之国是揭秘这种现象的重要窗口。本文以天府文化为具体观照对象，试图对其源流、特质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以求教各位方家。

一、天府文化的源流

所谓天府文化，是指某一地区被称为“天府”之后的文化。天府，就其文字含义来说，天有天帝、皇上、天子、上部等含义，府有府库、官署、府邸、宅邸、聚结等含义。中医谓人有五脏六腑，六腑也写作六府。就人体而言，“天府”指的是一腧穴，即“腋内



动脉手太阴也”^①。“天府”也指官职，据《周礼》郑玄之注，“天府”是“掌祖庙之宝藏者”^②。如果“天府”指区域、地域（即所谓天府之国），大概有四种理解：一是天帝（帝王）所居之府（地区），一是天帝所藏之府库，一是天帝所赐之府（地区），一是天帝所造之府（地区）。四层含义都是褒义、美名，所指无非言此地域（区域）风调雨顺，物阜民丰，文明大化。

历史上，“天府”具体指的是哪里？溯源“天府”之来历，可以看到“天府（之国）”这个名称经历了几次变化。最早出现在秦国，指秦国统治的区域，尤其是关中平原。关中即秦中，这个地方自古就号称“陆海”“天府”，尤其在秦朝时期修建郑国渠之后，一时富甲天下，被古人誉为“金池汤城，沃野千里，天府之国”^③。《战国策·秦策》记述了纵横家苏秦对秦惠文王说的一段话：“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④《汉书·张良传》有大体相同的记叙，颜师古在注释中这样解释“天府”：“财物所聚谓之府。言关中之地，物产饶多，可备

①（宋）史崧音释：《灵枢经》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二，（清）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6页。

③（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载：“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阡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97页。

④ 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战国策》，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3页。

贍给，故称天府也。”^① 秦末汉初，张良在论证定都关中时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②。所以，这时的“天府之国”，主要指的是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沃野千里”，一个富庶之地，其范围包括巴蜀。历史上最早单称四川为“天府”则出自诸葛亮的《隆中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③ 汉代的益州郡包括今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因为四川盆地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交通闭塞，古称“四塞之国”。在冷兵器时代，它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因而避免了史上多次战争的破坏，得到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诸葛亮等有眼光的战略家都把四川当作可以立国的根基之地，并誉之为“天府之土”。加之因都江堰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四川盆地成为富庶之地，故晋代常璩在所著《华阳国志》中称：“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④ 到西汉以后，由于富饶的巴蜀越来越居显著地位，“天府”一名便逐渐成了蜀中的代名词。

聚焦到四川，最初的天府是因为从大禹到开明的治水，再到李冰修建都江堰，再到文翁治理湔江，使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区域完成了由困居困业到宜居宜业再到优居优业的演变。换言之，历史上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四十，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74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32页。

③ （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78页。

④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最早在四川地区使用“天府”概念的就是指都江堰灌区。都江堰灌区包括了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由都江堰灌区再延伸到整个四川盆地，再后则泛称整个四川。

当然，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并不仅仅只有关中、成都平原，还有华北北部、江淮以南、太原附近、闽中、盛京、汉中地区等，在当今，人们又评选了新的十大天府，即成都平原、台湾嘉南平原、伊犁河谷、山东半岛、闽南丘陵平原、三江平原、雅鲁藏布大拐弯地区、呼伦贝尔、苏北平原、宁夏平原。成都平原居首。这充分说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这个天府之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当下与光辉的未来。

事实上，今天人们谈论最多的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的文化（以下简称“天府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活的文化。综览这个天府文化的发展流变，可以清晰地看到经历了发源、形成、鼎盛、中落、复兴几个明显的阶段。具体而言，天府文化发源于古蜀时期，形成于秦汉时期，鼎盛于唐宋时期，至元明清出现衰落，自近现代以来逐渐复兴。

1. 天府文化的发源期。史前时期的成都平原是不宜居的，因为平原西北部的岷江自源头至成都平原垂直落差有几千公尺，每当雨季，成都平原则变成一片汪洋。据相关史料记载，古蜀时期的蜀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时期，人称“古蜀五祖”或古蜀“三王”“二帝”。从现有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对比来看，已经比较清晰地显现出古蜀先民从岷江上游河谷逐渐迁徙至成都平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与古蜀先圣的治水有很大关系。首先是大禹，出生于岷江河谷地带的华夏人文始祖大禹，以治水赢取天下。其治水，首先从家门口开始，《尚书·禹贡》表述为“岷山导

江，东别为沱”^①。此“江”即指长江的源头岷江，在相当长时期岷江被视为长江的正源，这就是所谓的人文地理。蚕丛、柏灌、鱼凫都应有治水、兴水、利水的功绩或史事，只是目前文献所及没有看到明确的记载。有明显记载的是古蜀五祖的最后二位杜宇与开明。《蜀王本纪》有云：“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②此“玉山”即玉垒山。这段记载说明杜宇时期曾经发生大洪水，但杜宇不能治，最后是靠鳖灵，即开明帝得以让洪水消退，百姓才得以“陆处”。关于开明（即鳖灵，或写作鳖令）治水，有文献可查的主要有三处：一是“凿玉垒山以除水害”，见于《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一是“凿金堂峡”，见于《本蜀论》；一是“凿巫峡以通江水”，见于《水经注》。这三处治水，应当是一个系列工程。开明“凿玉垒山”的目的是“除水害”：即开掘一条由“宝瓶口”泄出江水的河道，以减杀岷江的水势来保证下游的安全。这就是被称为“江沱”的“内江”古河道。据专家考证，今之“柏条河”即“江沱”故道的遗迹。成都平原是个封闭的盆地，西面和北面的山区里存在着三个暴雨中心。夏秋时节，洪水从西北山区向平原倾泻。而东南的龙泉山脉，仿佛一道天然堤坝，挡住了洪水的去路。幸好龙泉山最东头有个缺口最低，成为成都平原排泄洪水的尾闾。这个“缺口”，就是开明氏所凿的“金堂峡”。望、丛之前的鱼凫时代，蜀人就已经进入成都平原；但是，由于平原上要么是一片泽国，要么是水潦浸沃的大片湿地，因此只能长期停留在渔猎文化的经济形态上，连国都都只能建在山陵上。

①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② （汉）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杜宇时代，蜀人已初步掌握农耕技术。为了发展农业的需要，就必须尽快地将平原上潴留的水潦排干。“凿巫峡”就是为了使江水畅流，以便加速平原排潦的一项治水工程。应当说，开明氏“凿玉垒山”的初衷仅仅是为了“保平安”，但是“凿金堂峡”和“凿巫峡”的目的，就已经是在“谋发展”了。恰恰是这样的“初衷”和“目的”，为秦汉至今长达两千多年的巴蜀文明，得以用超越其他文明的发展速度迅猛前进而遥遥领先。可见，古蜀文化已处于后世所说天府之国文化的前夜，实为天府文化的前身、源头。

2. 天府文化的形成期。公元前 316 年秋，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等率大军从石牛道南下伐蜀，蜀王仓促应战，为秦军大败。冬十月，秦军扫荡了蜀的反秦势力，一举兼并蜀国，蜀国从此灭亡。

秦灭蜀国之后，蜀地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为强化蜀地经济保障，在秦灭蜀国之后的 40 年，即公元前 277 年，李冰作为第三任蜀郡守来到四川，开始了他治蜀与兴蜀的历程。李冰治蜀事迹众多，但最有名的无疑是创建都江堰、疏通成都“二江”等重大水利工程，极大地奠定了成都作为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飡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①。《汉书·沟洫志》沿用此说。后来的《华阳国志》则这样表述：“冰乃壅江作棚。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

^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 1196 页。

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①

此时的“天府”如果说还更多指的是自然生态的优渥与农林经济的发达，那么，120年之后的西汉景帝时期，即公元前156年，文翁担任蜀郡守，则进一步改变了蜀地的自然与文化生态。《华阳国志》记载：“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今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② 接续李冰而治蜀的文翁，不仅进一步治理蜀中水环境，更重要的是兴办郡学，选派优秀学生进京深造，回来之后教授蜀地学子，改善蜀地文化生态，使蜀中“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至此，自然与人文并举的“天府之国”名副其实。天府文化在原有古蜀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因子，形成了具有一定自身特色的区域文化。天府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初步形成。

3. 天府文化的鼎盛期。唐宋时期的成都平原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文化隆盛，成都享有“扬一益二”的美誉^③。至宋代，苏轼称成都为“西南大都会”^④。由于社会相对稳定，文化生态进一步优

①（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② 同上，第141页。

③（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551页。

④（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二《成都大悲阁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5页。

化，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中外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天府文化呈现出全面鼎盛局面。

4. 天府文化的中落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问鼎中原，偏于西南一隅的巴蜀地区开始出现沉寂，再加上明末张献忠屠蜀的沉重影响，四川元气大伤。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推动，巴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再次进行嫁接融合，至清中叶以后，四川经济社会逐步复苏，开始酝酿新的发展，天府文化也在谋求蝶变。

5. 天府文化的复兴期。自晚清之后，与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复兴之路相一致，蜀中开始了文化复兴的历程。历辛亥革命、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都是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抗战期间，四川作为大后方，为留存民族的精神火种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涌现出了不少引领风潮的新创意、新发明、新改革。随着国家级天府新区的设立，成都经济、社会、文化的活跃度一再飙升，天府文化呈现出全面复兴的局面。毋庸讳言，天府文化的今身，是包括古蜀文化以及自秦并巴蜀后吸纳的中原文化，还包括历史上天府四川这一区域与若干外来文化的融合。可以想象，天府文化的未来，必定依托过去与现在的基础，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充分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化与文明成果，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呈现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任何文化都不是凝固不变的文化，都在发展演变。天府文化定格于都江堰水利工程泽被的都江堰灌区，而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增益其内容与形式。所以，天府文化是活的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是尚在发展演变中的文化。

二、天府文化的特质

1. 水利是天府文化的命脉。如前所述,没有治水、兴水、利水的成功实践,就没有天府之国的存在。大禹、开明、文翁以及后来的蜀中治理者,都非常重视成都平原的水环境、水生态的保护、治理与利用。在农业文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充足而又不泛滥的水源,是非常关键的因素。都江堰工程是世界上唯一存续两千多年的无坝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防洪、抗旱、灌溉、饮水等综合功能。李冰修建都江堰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科学论证,其采用的是因循自然的天人合一式技术,最为重要的是相沿至今的“岁修”等制度,确保了都江堰工程历久弥新,不曾废弃。虽然,今天的成都平原耕地已大量减少,但地势低洼的地理条件并未改变,如没有古圣先贤留下的都江堰及其系列灌区工程,成都平原也不可能宜居。所以,今天成都以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优势多次摘取最具幸福感城市等殊荣,祖先留下的都江堰这一世界遗产,实在功不可没。所以,天府之国仰赖都江堰,水润天府绝非虚言。

2. 天府文化是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结合。都江堰工程并非是简单的自然科学工程,而是综合兼顾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因素。因都江堰工程而兴的天府文化也是这两重因素的有机结合。都江堰及其系列工程,综合发挥了防洪、抗旱、灌溉、饮水、交通、排水、景观等综合功能。成都平原得益于水的滋养,又通过历代人的发明创意,使这块土地自然风光优美,人文风景优胜。茂林修竹、户户流水、粉墙黛瓦是对传统川西平原乡村民居的描述,茶馆、戏院、酒家、货坊,是川西平原普通城镇的必备设施。休闲的心态与休闲的

城乡风貌，无不体现了自然与人文在这片土地上的水乳交融。司马迁在考察了岷江与都江堰之后曾由衷发出这样的慨叹：“余……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①唐代大诗人岑参在《石犀》中也曾这样抒怀：“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②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这样描述：“一路江水分流，入诸渠皆雷轰雪卷，美田弥望，所谓岷山之下，沃野者正在此。”^③张籍在《成都曲》中描述：“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锦江之水碧绿，配以新熟的荔枝红，自然景色十分宜人。万里桥边酒家众多，那些游客徜徉于此，作者弱弱地好奇问一句：他们最爱留宿哪家？一种情景互融的画面油然而生。

的确，良好的生态催生了浓郁的人文情怀，自然景观中孕育了人的审美与情愫，所以，历代讴歌天府之国钟灵毓秀的美诗美文数不胜数。杜甫对成都的咏赞以及成都对杜甫诗风诗境诗艺的改变，堪称“自古文人例到蜀”的经典，而方干的“游子去游多不归”（《蜀中》）的感叹，是今天成都“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古代版。

3. 天府文化是封闭与开放的有机结合。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底部，四川盆地四周合围高山峡谷，《隋书·地理志》将其概括为“其地四塞，山川重阻”^④，所以，自古有蜀道难之称。但凡事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李白的一首《蜀道难》用他特有的夸张方式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02页。

②《全唐诗》卷一百九十八，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050页。

③（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唐）魏徵：《隋书》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64页。